

2008 年金鐘獎音效獎-郭禮杞

“我們不希望成為一個操作員，希望成為一個設計者”

得獎作品：公視人生劇展-跳格子

採訪/撰稿：戴宇良 時間：97/12/30 地點：聲色盒子有限公司

問：一開始怎麼進入這一行？

郭：金馬獎第三十屆那一年（82年），新聞局辦了唯一的一次電影訓練班，有錄音、攝影、製片、美術四個班，當時我剛退伍，報名了錄音班。錄音班的美國老師 Tom Paul 是李安的錄音師，他與李安拍《飲食男女》時請我去當助理，拍完之後覺得拍電影很有意思，就去找杜篤之學習，一直做到現在。杜篤之很大方，誰想來學都可以，重點看你適不適合。我們這中間很多人來來去去，一個行業不是每個人都能做。

問：在參加錄音班之前有這方面的基礎嗎？

郭：沒有，我學的是機械科。

問：我現在在其它地方好像找不到錄音班？

郭：因為台灣對聲音這方面起步很慢，第一步從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和《悲情城市》開始才有現場收音，我從這開始做起。

問：當時使用什麼器材？

郭：盤帶。以前沒有數位，大概最近這十年才開始有。

問：現在用什麼器材？

郭：現在用 Atton，硬碟錄音機。

問：現在想學錄音有什麼管道？

郭：這個應該有很多工具書或坊間專門教學。

問：不太常見，我之前找過看過，不太容易找到。

郭：因為這個在台灣好像沒有一個專門的地方像補習班在教，畢竟用的人很少，只有從事這個行業才有，那從事這個行業通常一來就跟用過的一樣，教兩三下就差不多知道怎麼用，兩三個月就 OK 了。

問：你們公司是做配樂做音效嗎？

郭：不是，是電影後期，包括聲音剪接、現場錄音、整理、配音、mix 完成。

問：現在拍電影都是現場收音嗎？

郭：有時候現場不允許收得那麼乾淨，例如在火車站拍。很多電視的聲音難以忍受，像你現在跟我講話，切到我的畫面，環境背景音就不一樣了，尤其在野外更明顯。電視品質不好也是因為量大，有的時候可能邊拍邊上，一集可能拍一個禮拜，聲音只做一天，根本沒有時間好好做，報酬又很低，集一了不起兩萬，怎麼可能做得好？

問：工作到現在有沒有遇到很大的困難，不滿意或很滿意的作品嗎？

郭：還好。沒什麼困難，因為從現場做起大概十一、二年才轉到後期，每天狀況不一樣，都會想方法解決，所以沒有什麼特別困難，總是想辦法解決，最終解決不了就是後期配嘛，也就是這樣而已。都是用一樣的心情去做一部戲，就是要做好。

問：哪一類型的電影比較好？哪一類型比較難處理？

郭：類型片難處理，寫實片容易。例如鬼片的氣氛，或是槍戰，真的錄槍聲和音效是不一樣的。

問：音效那麼多，怎麼記得住？

郭：建立資料庫，分細項。

問：客戶都會接受嗎？有沒有很刁難的？

郭：這個東西不能叫刁難，因為這個東西是他的作品，不是刁難，應該說是他自己的想像、他的想法，我們是根據我們看這片子的感覺來做一個設計，所以每個錄音師做出來的品質、想法都會不一樣；我想的和導演不一樣，那就要溝通，所以這不是刁難。要是不滿意，就調整到他滿意，我還沒碰過不行的，五萬多筆資料每個都不滿意嗎？

問：我現在學剪輯，也聽說很多導演不滿意之類的問題。

郭：導演不滿意是應該的，他的心血嘛，他自己寫的劇本自己拍，請大家來是幫忙把事做好，最後的成敗導演要負責。今天剪得不好人家不會說剪接師很糟糕，而是說導演導戲怎麼這樣，是他要負責啊；聲音沒配好也是，不會說錄音的人糟。

問：做這工作也是有個人的壓力。

郭：我倒不覺得這是一個壓力，壓力是自己給自己的。應該說怎麼溝通，怎麼說服他，把你的想法說服他。**我們不希望成為一個操作員，希望成為一個設計者。**一個操作員就是人家說什麼你就做什麼，完全沒有想法，這個東西誰都可以來做，只要機器熟練誰都可以做這個事情，但是設計是你腦袋裡面，今天這個東西來，氣氛怎麼去鋪陳，你要把你的想法告訴導演，讓他了解你的想法；那他也必須要把他的想法告訴你，我們兩個要找到一個平衡點。一個片子剪完丟過來之後先幫他處理，聲音先處理乾淨，再開始做設計，開始放聲音放音效，開始想怎麼幫這片子建立出皮膚，因為他弄好是他的骨頭、肉，我現在是要把皮放上去，放好之後他過來看大家再來討論。

問：對於台灣錄音、聲音這方面的工作未來有什麼期待，怎麼樣可以更好？

郭：我們做得再怎麼辛苦，但是播放系統很糟糕的話就等於零。我們經常碰到的問題是這裡聲音做好了之後，拿去國外像坎城、柏林等去放都很漂亮，但是到我們戲院就掛了，因為我們不標準，大家都標榜有杜比，但沒有調校到一個標準，大家還是憑感覺，想聽重一點就把低音加強，當初錄音師做的混音比例全部被打亂，看了覺得很難過，花了一兩個月做的東西結果變這樣，導演也會覺得為什麼跟當初在錄音室聽到的不一樣，沒辦法跟他解釋。好比說杜比有個標準值，例如七，每個戲院都應該調到七，但是大部份戲院只調到五。國賓好一點，比較標準，其它戲院偶爾會跑掉。系統放在那裡每天播放，沒有定期調校，機器的東西總會跑掉，設定值會慢慢偏離。每個環節都要照顧得很好，甚至一個放映師，裝片子裝太鬆聲音同步都可能跑掉。這就是說我們的教育不夠，我們的教育就是電視就是這個樣子，大家看習慣了，都接受了，所以沒什麼人注重聲音，大家都覺得聽得清楚對白就好了。所以為什麼好萊塢可以那麼賣，他聲光都做得很好，講求精緻，我們沒有。

問：對於這個行業以後的新進人員有什麼建議？

郭：能耐得住苦，這東西是吃不飽餓不死，如果想靠這個東西發達，那趁早做別的打算吧。

問：不要抱著會賺大錢的心態來做。

郭：對。這個東西應該是說你找到人生的一個目標、你想做的事情，做得很開心，這樣比較重要。

問：以興趣為主比較重要。

郭：對，如果你開始往金錢那邊去想的話，勸你趕快離開這一行。就算是當一個製片都不保證你一定賺錢，何況只是一個技術人員。

問：你們的工作時間長嗎？是不是固定時間上下班？

郭：基本上是，但如果急著要交片就要趕，經常熬夜都有可能。通常金馬到了就忙啦，各種影展到了就忙啦……這幾月份都會特別忙。

問：那也是好幾個耶。

郭：所以基本上一直都忙。

問：一部電影是全部交給一個人做嗎？

郭：沒有辦法，必須分工。一部電影一個人做的話要做很久。一部電影通常分五本，每本二十分鐘左右（根據光學聲帶來的），五個人做好後再由一個人統籌，統一風格。電視跟電影不一樣，電視在家可能邊吃飯邊看，旁邊還有小孩子跑來跑去，可能接個電話也在看；在戲院就是一個密閉空間，所有人 focus 在那麼大的螢幕上面，所有的感官全部在上面，所以那聲音沒辦法馬虎，從那麼大的喇叭放出來，一點點呼吸都必須知道，所以那跟電視要求非常非常不一樣，處理上完全不一樣，細心度和專心度要更高。

問：一開始做這個想過會得獎嗎？

郭：沒有，不會想到，只知道把事情弄完交給導演。有很多競爭者，你不知道他們做得怎樣，所以這個東西也不會有時間去想，想了也沒幫助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只是一個肯定，一個錦上添花吧。

問：知道得獎的時候心情怎麼樣？很意外嗎？

郭：滿意外的……是滿高興的啦，因為東西有被人家看到，人家會肯定你，覺得你做的東西還不錯，所以會很高興。

我：除了杜篤之，還有什麼要感謝的人？

郭：美國老師 Tom Paul，他也是《推手》、《喜宴》、《飲食男女》的錄音師。

郭禮杞得獎記錄：

2006 年金馬獎最佳音效獎（松鼠自殺事件）

2006 年金馬獎福爾摩沙個人獎

2007 年金馬獎最佳音效獎（最遙遠的距離）

2008 年金鐘獎音效獎（公視人生劇展：跳格子）